

世界十大戰爭

楊杰題



俄土戰爭目次

俄土戰爭之原因

俄國對土耳其之野心

俄帝亞歷山大二世之宣戰布告

俄土戰爭之戰況

俄軍前進勢如破竹

俄土戰爭與英國之態度

朴列瓦那最後之激戰

俄土媾和與善後

柏林會議

俄土戰爭

俄土戰爭之原因

俄土戰爭之原因，一言以蔽之，不外起於俄國對地中海沿岸之野心，而當時土耳其政府之虐政，又復與俄以可乘之機會，初，土耳其屬國波斯尼亞與黑色哥維那兩州，不堪土之虐政，宣言獨立，稱兵叛變，塞爾維亞蒙泰內格羅兩州，亦欲起兵援助，兩國君主及歐洲各大國，盡力制止，雖告鎮靜，然自此種變亂續出而後，土耳其之勢力日衰，即對於叢爾一州之黑色哥維那，亦不易征服矣。

塞爾維亞蒙泰內格羅兩州人民，見土耳其勢力衰微，皆謂：「吾人欲達獨立之素志，此正其時，大好機會，不可失也」。因益決心與土交戰，一意企圖獨立，人心益形興奮，激昂達於極點，兩國君主，雖欲極力制止，結局人民不從，叛土獨立，時一八七六年七月二日也。

先是，塞爾維亞國，以君主米蘭公之名義，發布全國皆兵制度，且募集軍事公債，減少官吏俸給，苦心積慮，籌備軍費，準備八萬人隨時可以出征，以四萬人稱護國軍，配置各處，未幾，爲宗主國土耳其其知悉，責問舉兵理由，而歐洲之英法德俄奧意等六大國，亦誡其輕舉妄動。

當時，塞爾維亞首相李思齊，爲老成之政治家，不待他國箴誡，決不敢作輕率敗事之舉，土既責問，彼即先與蒙泰內格羅政府商議，各派使節至土京君士坦丁堡，舉平素之希望，向土要求，且言土若不允，萬不得已，自當出兵，土耳其外交部長蘭提帕夏，斷然予以拒絕，於是，在塞蒙兩屬國，亦唯有訴之武力矣。

時，同爲土耳其屬國，從來整其兵備，保守中立之羅馬尼亞，亦乘兩國興兵，土耳其政府內外多事之際，向土提出七項要求，同時，復以同樣之宣言書，分致歐洲六大強國。

一方面，塞爾維亞，則於一八七六年七月二日，出兵進攻土國邊境，蒙泰內格羅，亦於七月三日，發兵入黑色哥維那州，會合該州之兵，以攻土耳其，時，土京君士坦丁堡，適以外交部長蘭提帕夏，陸軍部長索森佛尼帕夏二人，被刺殞命，物情騷然，政府內部，尤極混雜，塞蒙既有不穩舉動，開戰之前，土亦任阿布塔爾庫林爲總督，配兵邊境，嚴密守備。

六大國知土內亂，即命駐土公使，勸土勿先下手，六國公使，因於六月二十九日，通告土國政府，同時，在土國近傍，屯集各該國之艦隊，以備不虞，當時六國之欲居間調停，不辭其勞瘁也，可以知矣，乃塞蒙兩國，自誇兵強，拒絕列國調停，其後，戰事進展，最初揚揚得意之塞蒙軍，漸受土軍攻擊，居於防守位置之土軍，逐漸進步，竟轉入攻擊之順境，而原居攻擊位置之塞軍，反陷於防守之逆境，於是，塞爾維亞，卒亦拋棄成見，密求六國調和。

六國政府命駐土公使通告土國，各公使會商後，結果先勸土政府休戰六星期，時，土軍正勢如破竹，連呼殺賊，土政府見土軍勢盛，欲使敵軍全部屈服，然後議和，遲遲不覆，嗣以六國公使再三催促答覆，土政府迫不得已，故作難題，以圖遷延議和之時日，答：稱「土耳其政府，對於貴國等之勸告，固願遵從，但亦有所要求，此種要求，幸而爲貴國等所容許，則吾人亦欣然遵從勸告，不幸而遭拒絕，則吾人於貴國等之勸告，亦不能遵從也。」同時，并以如次之要求書致六國。

第一、塞爾維亞君主米蘭公，須親至土京，向土帝執屬臣之禮。

第二、如亞歷西那賽發，羅斯尼亞等，接近土耳其其邊境之地，須一律割與土耳其。

第三、塞爾維亞須賠償土耳其其五十萬達卡。

第四、塞爾維亞之軍隊，須一律解散。

當時，六國公使，皆不贊成，俄使則謂：「此種含有責罰意味之要求，決不可以容許」，主張由六大國，提出意見書，使土遵從，一方面，土耳其當然不能默認俄之主張，愈益反抗六國，更提出五項要求如次：

第一、塞爾維亞首府培爾格拉德及其他塞爾維亞境內之各城塞，得配置土耳其之守兵。

第二、限制塞爾維亞之兵額。

第三、增加納稅額。

第四、米蘭公到土京來朝。

第五、敷設鐵道。

六大國接到此種要求書，莫不反對，尤其是俄國，照例大爲反對，因此，雙方議論，益形糾紛，難趨一致，九月既終，十月將盡，仍無結果。

六國見情勢如此，深憂戰禍延長，再三主張休戰，土耳其政府亦稍讓步，答覆六國，主張休戰期間，至少非六個月不可，并提出兩項要求如次：

第一、嚴禁俄國派兵至塞爾維亞應援。

第二、商議休戰以前，先嚴禁叛民據守城塞。

當時，俄國雖承認中止派兵應援，而對於休戰六個月一節，又復大加反對，且派公使伊古那啓夫將軍至君士坦丁堡，照英國之主張，提議休戰六星期。

其間，土耳其軍無端大勝，土國政府遂遵從六國勸告，六國亦折衷雙方意見，於其年之十一月一日，決定休戰兩月，翌日，雙方簽字完畢，從此暫告休戰矣。

俄國對土耳其之野心

休戰條約既告成立，其次則爲媾和條件，六國爲協商媾和之條件起見，各選派全權辦理大使至土京君士坦丁堡，舉行會議，一八七六年十二月十二日，六國全權大使，開預備會於君士坦丁堡之俄國使館。

土耳其其見列國舉行會議，欲干涉土之內政，頗爲不快，當時土國第一流之政治家進步黨領袖米達提帕夏憤懣之餘，欲乘機請求頒布其平素所擬之憲法，以防列國干涉，十一月二十一日，向土帝提出其憲法草案，欲改獨裁政治爲立憲政體，以謀國民之統一。

此種憲法，專以權利平等爲主旨，規定回教徒與基督教徒，在政治上之權利，一律平等，當時首相麥達提盧斯吉帕夏，爲守舊黨首領，迷信回教，極力反對，而土帝則竟嘉許而採用之，麥達提盧斯吉帕夏，以其主張未邀採納，遂於十二月十九日，稱病辭職，於是，進步黨之米達提帕夏繼任首相後，即於十二月二十三日，召集土耳其帝國之黨族，宣布憲法，改爲立憲。

要之，此舉一方面在改革土耳其其從來之政體，固不待言，而另一方面，則在謀國民之統一，嚴整兵備，

以備萬一，而防列國之干涉也。

但此種憲法，係本先進國英法所施行者，加以折衷，取其所長，施之於文明不若英法進步之土耳其，無緣木求魚之憾，乃土耳其政府，最初即無意實施，雖經頒布，等於空文，不過，土人咸慶土國萬歲，人心因此堅固結合，則係事實，而演出戰爭慘劇，發揮忠君愛國之精神，亦皆由頒布憲法而來也。

一方面，六國預備會議既終，向土耳其政府提出之土耳其改革協議案草案，亦已確定，一八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，即將舉行正式會議，是日，土耳其政府亦派代表出席，慎重商議，由德意志公使蕭德禧伯爵，朗讀六國商定之土耳其改革案草稿，時正土耳其頒布憲法之期，市中祝砲，響聲如雷，土國政府代表查衛提帕夏聽畢，即揚揚得意，起而演說，謂：「我土耳其國，憲法既經頒布，即可着手改革，無庸各國干涉，自當以本國之力量，一掃積弊也。」

一八七七年一月一日，土耳其對於六國之改革案，全然反對，概予拒絕，根據本國之主張，另行提出改革案，六國始終欲貫徹其意見，更於一月十五日，作最後之談判，結果，將上次之改革案略加修正，向土耳其提出兩項要求如次：

第一、予六大國之代表，以干涉選任各州知事之權。

第二、六大國得選委員二人監督土耳其之一切改革。

土耳其政府難於答覆，乃於一月十八日，召開空前之全國大會議，討論應付方法，結果，六國提案，概遭否決，於是，土耳其政府，遂毅然決然，於一月二十日，通告六國，不承認上列二項要求。

六國提案，既全部被土拒絕，同時，各國全權大使之面目，亦因之掃地，俄國全權大使，憤激之餘，甚至主張即時開戰，結果，仍由各全權大使，先將土耳其政府拒絕六國提案情形，報告各該國政府，各國政府亦因之大傷感情，即令停會歸國，至是，土京會議遂告中止，而六國全權大使，亦各首途歸國矣。

當時，塞爾維亞與蒙泰內格羅兩州，全賴六國居中調停，與土交涉，今六國會議既經解散，各全權大使亦已歸國，所恃既失，准有直接向土談判，而土耳其政府，亦以正如所願，認為良機難得，當即開始直接交涉，於是年三月一日，僥倖塞爾維亞，締結和約，一切恢復戰前狀態，而土耳其之國旗，遂與塞爾維亞之國旗，一同高揭於塞爾維亞首府培爾格拉德之城頭矣。

至於土耳其與蒙泰內格羅之和約，則以割地問題，未得承認，互相爭執，不易解決，至四月十三日，雙方談判，卒告破裂，兩國之間，又以兵戎相見矣。

此正俄國朝夕俟千載一遇之大好機會也，俄土戰爭，即肇端於是矣。

先是，是年一月三十一日，俄以質問式之覆文，致歐洲五大國，謂：「今日歐洲六大國會議之決議案，既為土耳其其所排斥，貴國等將採何種方針乎？」當時，在俄國方面，早有向土開戰之計劃，及英以「擬與以一年之猶豫，以觀其成績，」覆俄，俄更以外交部長哥爾嘉可夫之名義，質問英國，謂：「土耳其政府，在此一年之間，若不斷行時，貴國意欲作何處置耶？惟我推想，非六國聯合，實施強迫手段，土國決不斷行也，故俄國斷然主張六國聯合，實行強迫手段，不識貴國以為如何？」時英國本不願担負此種保證之責，不過信用土耳其其自行改革之言，姑且聽之而已，因此，對於俄國此種質問，未與答覆。

一方面，俄則不待英國答覆，且無服從英國覆文之理，始終主張聯合實行強迫手段，命其派往土耳其充任全權大使之伊古那啓夫將軍，藉名漫遊各國，前往倫敦巴黎柏林維也納四都遊說，結果，伊古那啓夫之遊說，忽然奏効，六國竟於三月三十一日，各派代表，集會倫敦，簽定草案，此種草案之目的，要不外使土耳其政府，知歐洲聯合，目下正在進行而已。

簽名蓋章之際，俄國代表蕭帕羅夫大使，發表宣言，謂：「若土耳其政府與蒙泰內格羅媾和，且聽吾人之勸告，則可向俄帝商議撤兵」云，但俄國在此次會議前二十餘日，即三月三日，除將派遣兵增至八旅而外，又增加砲兵一旅，由此觀之，俄國實不希望土耳其政府與蒙泰內格羅媾和，即土耳其其商請撤兵，俄亦無意撤兵，可知矣。

故俄國代表發此宣言後，英國代表達畢爵士即報之曰：「英國之所以贊成此種草案者，正以其含有土俄兩國同時撤兵之條款，今依貴代表所言，則僅土耳其其撤兵，而一方不撤兵矣，果然，則英國自不能表示同意，而此種草案將無異廢紙矣。」嗣以土耳其政府當然不能承認，斷然拒絕，果成廢紙，厥後，土耳其政府，更特派大使至各國，以使各國政府自警之覆文，分致各國，此實土俄戰爭最大之近因也。

此種覆文到英國後，達畢爵士，雖於四月十九日，在貴族院中，說明土耳其其表示毫無希望英國援助之意，但英國竟不復與各國謀議，已於上月三十日，派遣與土耳其其最為親密之鄂斯清品家總，爲全權公使，馳赴土京君士坦丁堡矣。

俄帝亞歷山大二世之宣戰布告

俄 土 戰 爭

當時，土耳其領土內之基督教徒，苦於土國政府暴虐無道之壓制，身在倒懸，俄國欲假營救之美名，以大遂其野心，早已派兵至土國邊境，會土耳其其屬國反抗土國政府之虐政，稱兵獨立，俄更以爲好機到來，自是而後，遂欲聯合五大國，壓迫土耳其，以滿足其慾望，今見聯合強迫，緩不濟急，決意單獨實行強迫手段，遂於一八七七年四月十三日，命令全部俄軍動員，二十四日，俄帝亞歷山大二世，下詔宣戰，同時，以外交部長哥爾嘉可夫之名義，回覆其他五國政府，并通告俄國駐土之代理公使勒利多夫，謂現在俄土國交，已由本國政府斷絕，令其迅速離土歸國，於是，勒利多夫，遂報告土耳其政府，由君士坦丁堡退去，一方面，則由外交部長哥爾嘉可夫，以絕交公文致駐俄京聖彼得堡之土耳其代理公使特飛齊拍，望其迅速退去，當時俄帝之宣戰詔書及外交部長之公文如左：

詔書

朕亞歷山大二世，受天之佑，兼領全俄羅斯國獨裁皇帝，波蘭國皇帝，芬蘭大公等大位，茲告爾等萬民，吾人對於土耳其其境內身在倒懸之基督教民，深憫其薄命，此我親愛之爾等萬民夙所熟知者也，今我人民（指軍人）爲改良此等基督教民之境遇，已具率先獻身之覺悟，且亦既與朕決意着手改良矣，（中略）當初，歐洲各國，極力採取和平手段，以謀改良東方基督教民之境遇，戮力同心，力求達其目的，最近兩年間，吾人亦常誘導土耳其政府，欲於地方專橫官吏之虐政中，努力營救波斯尼亞黑色哥維那布加利亞三州之基督教民。

吾人嘗努力使土耳其政府，履行其對歐洲各國之誓言，以期此種改良之實施，結果，吾人及其他歐洲各

國之盡力，皆屬泡影，而土耳其政府竟排斥吾人爲基督教民之安穩起見，出而監護之主張，（中略）既拒絕君士坦丁堡會議之決議，（中略）又不依從各基督教國政府之希望，併倫敦草案，亦行拒絕，凡此種種，無理實甚。

土耳其既如此執拗傲慢，而吾人可以維持安甯之手段，亦早已用盡，更不得不依賴較嚴重之手段矣，（中略）土耳其政府，既拒絕吾人之厚意，使吾人不得不動干戈，吾人確信我之行爲，光明正大，謹賴上帝之恩惠與援助，以上述各節，普告於我忠誠臣民，（中略）以是，朕今日祈禱上帝，助我饒勇士兵，而命一般士兵，越我國境前進。

基督降生後一千八百七十七年，即朕即位第二十二年四月十二日（此爲俄歷四月十二日即西歷四月二十一日）。

亞歷山大二世

外交部長之公文

自東方事件迫切以來，俄帝國政府，與歐洲各大國，協同一致，爲維持土耳其之安甯，用盡萬般之手段，且與各大國政府相謀，屢向土耳其政府，試進忠告，乃土耳其政府，頑迷不悞，悉行拒絕。

夫倫敦草案者，歐洲各大國協同一致，以其希望，勸告土耳其之最後手段也。俄帝國政府，不特以此種草案，爲俄可以維持安甯之最後手段，而勸告之，且同時又以一篇演說文，附添於此種草案，以致土耳其政府，表示土耳其政府，對於此約，若能正當履行，即可恢復安甯，使其臻於鞏固之意。

不圖土耳其政府斷然答覆，一概拒絕，吁，此實不得不謂爲意外之答覆也，（中略）於是，俄皇帝陛下，乃採用第二段，曩之希望各國政府協力者，今則決以獨力成就之，且對土兵，亦已下詔，令其越土耳其國境前進矣。

以是公等須將此種決定之旨趣，通報各該任地之政府爲要，（下略）

令駐劄各國之俄國大使

外交部長哥爾嘉可夫

土耳其政府，見俄帝已下宣戰詔書，大驚，即據巴黎條約第八條，請求各國政府調停，無如爲時已遲，各國政府，亦皆斷然拒絕，因此，土國政府，非常驚愕，又復困憊，但亦莫可如何也，反之，聞俄土交兵而欣喜雀躍者，則唯有蒙泰內格羅與黑色哥維那公部下之賊黨耳，至於俄國，此次藉口救濟基督教民，對土宣戰，而若輩基督教民，則反因此次戰爭，身遭兵禍，將陷於困窮，其苦難更在土耳其虐政之上，俄豈未曾想及之耶？

至就各國政府對俄土開戰之態度而言，則英國於接到俄國公文後，除以：「在本國利益不受影響之範圍內，可以嚴守局外中立」之旨，通告俄國外，更通告俄國政府，謂：「蘇彝士運河，無論何國，無論如何強大之國家，無論用任何之手段，一概不許妨礙通航，君士坦丁堡市，亦須保存於現在所有主權（土耳其）之手，關於達達尼爾海峽與博斯普羅斯海峽之現行規定，亦須存續至將來，此外，俄國若超過一定期限，而佔領布加利亞，則不得不發生糾葛」云。

以上各點，於英國之利害，大有關係，俄若進出地中海沿岸，而傾有其一角，則害及英之利益，故如此以限制俄國向地中海沿岸之進出，乃俄國今日開戰之目的，亦實在此，誠不得不謂爲危險也。

當時，法亦宣布局外中立，奧國政府，亦於五月五日，在衆議院發表局外中立，其次德意兩國，則與他國不同，對於東方問題，無大關係，俄土宣戰，仍不介意，德國並未宣布中立，意亦不過於四月二十九日，公布局外中立而已。

羅馬尼亞，介於俄土之間，俄土交兵，最感痛苦，自不得不與一方聯合，於是，羅馬尼亞政府，在俄帝未下宣戰勅詔以前，即於四月十六日，早與俄國締結條約二項如次：

第一、俄軍得在羅馬尼亞國內，自由通行。

第二、俄軍得使用羅馬尼亞國內之鐵道，郵政，電報，及軍船等。

土耳其政府聞之，異常驚怒，即致書羅馬尼亞，責其破壞屬國之義務，左袒俄國，且以絕交狀致駐君士坦丁堡之羅馬尼亞公使，迫其退去。

土耳其既與羅馬尼亞絕交，羅馬尼亞即應俄軍總督尼古拉親王之要求，以卡爾公爵爲總督，率步兵三萬八千，騎兵八千二百，野砲百二十門，增加俄軍右翼，於俄土兩國之戰機成熟時而戰亂之幕揭矣。

俄土戰爭之戰況

一八七七年四月二十四日，俄國前軍，進入羅馬尼亞，繼而二軍三軍，亦陸續開入該州，當時，羅馬尼亞已充滿俄國軍隊，隨處可以聽到歡迎俄國軍隊之聲。

俄軍既到羅馬尼亞即欲向土耳其進入，而羅馬尼亞之白沙拉比亞至土耳其間之唯一交通機關，僅有鐵路一條，會連日傾盆大雨，洪水汎及路線，交通完全杜絕，加以道路渾泥，步行不易，俄軍前進，頗屬困難，尤其是運輸輜重，困難更達極點，因此遲遲不進，所費日數，出人意表。

不久，雨晴路乾，俄軍即鼓其勇氣，向土進兵，以常備兵一百零六團，（每團約一千人）附加騎兵四十九營，野砲四百二十五門，砲兵輜重隊二十四連，架橋兵四連，海兵二連以上，爲正兵。另以哥薩克步兵二連，哥薩克騎兵二營，哥薩克百騎隊九十九隊，野砲四十八門以上，爲不規兵。兩部分合計，有大軍十二萬餘人，由尼古拉親王任總督，率領前進，現正屯集多瑙河畔，企圖涉河，攻入土耳其領之布加利亞，此隊俄軍，稱西南本軍。

此外，俄軍除此隊之外，尚有米海爾親王所率之一軍隊，總兵力十萬餘人，作別動隊，進入亞細亞（即土耳其領地），此項別動隊之目的，在分離土耳其軍隊，使其全軍不能成爲一團前進，其目的，即是欲分離土軍之勢力爲二也，嗣以各處戰鬥，皆獲全勝，其勢益旺，遂進而包圍卡爾斯市（土耳其之一都市）復分一隊士兵，包圍接近卡爾斯之耶爾塞姆爾市，力圖遮斷兩市之交通，該兩市間之交通，若能僥倖遮斷，則卡爾斯市亦可攻下，因此，全軍士氣大振，鼓勇前進。

除以上兩隊之外，俄帝亞歷山大二世下詔宣戰後，即由俄國石可白烈夫將軍，在以上兩隊未出發之前，先率騎兵一旅，急行向羅馬尼亞前進，更急行而入土耳其領內之巴羅波西，此外，又有步兵隊及砲兵隊一隊，先後跟隨石可白烈夫之後，大急行而至該地，該隊之目的，即在佔領該地所架之色列斯河鐵橋，色列斯河

者，位於多瑙河左岸之一支流，與朴爾斯河互相並行者也，此處所架之鐵橋，與羅馬尼亞之摩爾達維亞至瓦拉西亞之鐵道相連，對於俄軍之向土耳其進入，最占重要之位置，石可白烈夫部遽急到此，佔領鐵橋，以固噶拉賚及布列拉之要津，功勳殊大，蓋因此，後來之俄國大部隊，即可自由使用鐵路，以輸送人馬於瓦拉西亞，就土耳其言，此處實可稱爲該國咽喉之要地也，當時土耳其方面，亦注目在此地，在俄國軍隊未到以前，已派偵察監視多瑙河中，充分注意，未嘗稍懈，不過，對此咽喉要地之鐵橋，躊躇不決，未能先事破壞，是則土耳其大失敗之一因也。

其實土軍方面，亦有相當老練之大將，深知此橋不可不毀，無如當時，羅馬尼亞左袒何方，尙未確定，土人對於政略上，過於注目，竟遺誤軍略上之大好機會，總之，就土耳其軍言，此地被俄軍佔領，實爲失策。

當時土耳其軍，曾配備小艦隊於多瑙河之一要地，欲以之大抗俄軍，乃俄軍既於下流之布列拉及噶拉賚與列尼托馬頃等要地，建築砲台，屯集兵力，又復在列尼托馬頃之海道上，浮設數百水雷，以備土軍來襲，於是，土軍特意擬定之計劃，又成畫餅矣。

多瑙河上土軍配備艦隊之要地一帶，河面異常廣闊，寬達三英里以上，由河口迄上流之加拉夫沙提（在土耳其領之威京對岸），長約七百英里，全線浮設水雷，絕不可能，土耳其艦隊，時常上下其間，數日之中，未遇危害，不過，每次皆與俄軍交換激烈砲火，尤其是多瑙河，一方面爲土耳其領域，一方面，對岸又爲羅馬尼亞領域，俄軍自由出沒其間，土耳其艦隊大感痛苦，同時，俄軍布列拉砲台之砲擊，土軍方面，尤覺

大爲所苦。

五月十一日，午後一時三十分左右，土耳其偵察艦利錫西鴉耶利拉號，溯航多瑙河，向布列拉俄軍砲台，開始砲擊，忽然之間，激戰揭幕，雙方砲聲，轟動兩岸山壁，砲煙冲天，情景殊屬悽愴，兩軍誓死奮戰中，會俄軍砲台所發射之爆裂彈，命中土艦汽罐，連發數彈，土艦不特包於砲煙之中，而轟然一聲，勢若山崩，最後一彈，竟貫穿甲板，而命中艦內之火藥庫，忽然之間，土艦竟於火燄中沈沒，而二百餘之士卒，全部溺死矣，時俄軍見土兵將溺死，急坡小舟三艘，努力營救，無如艦內燃燒，大吐紅燄，莫可如何，僅救獲水兵一人而已，時午後三時也。

閱數日，土耳其軍艦一艘，又於該地，被俄軍砲擊，破壞沈沒，同月二十六日，土耳其偵察艦一艘，又在馬頃運河，遇俄軍士官邱巴雪夫與謝斯他可夫二人所率之水雷艇，受猛烈砲擊沈沒，至是，多瑙河之土耳其艦隊，勇氣完全沮喪，而有若無矣。

俄軍前進勢如破竹

一八七七年六月六日，俄帝亞歷山大二世，到達羅馬尼亞，閣員以下隨從，設大本營於俄軍大總督尼古拉親王屯駐之朴羅耶斯齊（在布加勒斯提北方）時，尼古拉親王所率之軍隊，計九軍團，其中第十四軍團，屯集於噶拉資與布列拉之間，第十一軍團，屯駐於鄂爾特尼查與噶爾基之間，第八軍團，在西姆尼查第九軍團，在資爾奴馬古列里，第七軍團與第十軍團，在第八第九兩軍團之背部，守備克里米亞與阿得薩間之海岸，第十二軍團與第十三軍團，則屯駐於遙居後部之沙利沙亞歷山大利亞，布加勒斯提，此等俄國軍隊，預定

以西姆尼查與賓爾奴馬古列里之間爲本路，而渡多瑙河，乃適入夏季，多洪水，水量多在垂直面十六英尺以上，渡河不易實行。

一方面，與俄軍對抗之土耳其軍，則屯集威京者，三萬五千人，屯集拉斯確克者，三萬餘人，在休姆拉與多多拉基亞方面之營中者，各二萬人，集合於西利斯托利亞者，一萬餘人，合計十一萬五千餘人，此外，屯集於巴爾幹內部之預備兵，又有三萬餘人，以上皆屬正規兵，正規兵之外，更有不規兵，爲數甚夥，土軍總指揮爲阿布他爾克利姆帕夏，彼於四月七日，到達休姆拉，即在休姆拉設置本營，此等土軍，亦以總指揮帕夏優柔寡斷，每戰敗北，迭告退却，亦不得已也。

六月二十一日夜間，俄軍由波拉哇要津，利用小舟渡多瑙河，全部既渡，即向土軍開始攻擊，兩軍奮戰三日，至四月二十三日，俄軍佔領馬頃，至四月二十八日，俄將金也爾曼將軍所率之第十四軍團，在多瑙河右岸上陸，時，土軍以多多拉基亞已爲俄軍佔領，不得不退，遂退至噶爾那波他與庫斯屯休之間，布置防禦線，七月十九日，俄軍來攻，卒被佔領，不得已，又復退却。

一方面，俄軍乘勝進攻，勇氣益增，四月二十六日夜半，更取道西姆尼查，以第十八軍團爲前衛，由該地開始前進，二十七日午後三時，即佔領西斯托巴，土軍不支，向尼可羅頗里退却，施又向齊爾諾巴退去，於是，俄軍遂於同日，對布加利亞人，發布告示如次：

一、汝等布加利亞州民，自今以後，得免回教徒之壓制與暴虐。

二、汝等布加利亞州民，自今以後，須極力援助爲汝等大恩人之俄軍。